

皇清經解

皇

情

往

鮮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二

禮說 春官四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學海堂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杜子春曰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賈公彥云禮道中無祭法非也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神士大夫亦得祭焉說文道上祭謂之禴一曰道神禴或作場國語壇場之所孔注云場祭道神是古道中有祭矣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愚謂小祝有道齋之奠則其禮非起於漢也喪事甸師代王受眚災小祝設奠大祝讀禴豈非排禍於人移過於下乎乃知

古者相沿之禮俗雖先王亦不能盡除文帝除之武帝禁之其識卓矣康成曰道祭爲遣奠豈其然乎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然則武帝雖禁之而其後仍不絕也一說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禮有出祖天子之出也亦如之其葬也亦如之喪禮蹕行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行者七祀之一祭行兼及雷門戶竈故曰分禱五祀王七祀而五者康成謂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設之於階庭見後魏志

甸祝禍牲禍馬

甸祝禍牲禍馬爲牲祭求充爲馬祭求健康成讀禍爲侏音朱大

也莫知其說賈公彥謂俗讀則然而漢時人傍侏爲侏大義取肥意學者惑焉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侏張侏張猶張大也

左傳張我三軍史記陳涉自立爲王號爲張楚張而大之故曰侏張

文選李善注云侏

張卽軒張軒與侏古字通得之而呂侏張爲驚懼之貌失之周書壽張爲幻猶詩所謂侈侈成箕侈大貌侈者因物而益大之名禮有多袂半而益一侏者侈也故訓爲大偁侏壽軒皆通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謂之壽張壽張者其情難知故爲幻侈侈者其形不測故成箕其情其形皆張而大之之義初無有驚懼之說在其間也則又何說而訓爲驚懼哉晉書符堅報慕容垂曰侏張幽顯布毒存亡宋書蓋吳表曰獮狁侏張侵暴中國魏書趙修傳曰擅威弄勢侏張不已島夷傳曰桓元侏張則侏張

非驚懼也太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
朱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倜與侏同從周從
周與朱古音同朱等耳倜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矣

司巫共匱主

司巫共匱主說文

𠂔良

受物之器從匱單聲宗廟

𠂔

盛主廣

雅匪匱𠂔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匱祏爲石函則匱爲木
笱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昭十八年傳徙祏於周廟哀
十六年傳反祏於貳車曰徙曰反可舉而移則祏非石室也蓋
祏謂之函𠂔其函主故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𠂔爲石室者慮
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之𠂔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
𠂔石室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爲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爲之說

則所謂北壁也。春期誅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祐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曰石爲主。案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祐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姞姓。惟南燕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爲之名。目異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案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

閻校禮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謚。焚書之後學者不見虞主太常言嘉祐治平虞主亦不題謚。

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

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祖釋軾猶曰苦芻棘柏爲神
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爲叢是何禮也宋
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曰藏主謂之宗祏夫婦
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遷
衆之主藏於太祖廟之北壁其壇去地六尺一寸案漢儀皇后
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竝食者若禮曰其妃配右父左
母內主西壁麋信注穀梁亦云然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
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
則主函漢曰木不曰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爲石室一於西墉距
地四尺容一主三品曰上有神主五品曰上有几筵愚謂盛主
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爲祏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祔曰几筵依

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
名曰宗祏函中有笥曰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匱祏石而匱
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柔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
下銳上中穿而加金

道布

祭祀則司巫共匱主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或曰布
者曰爲席康成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畧禮曰以功布爲道
布屬於几案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余正祭星曰布非也大祝
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卽
周官之酺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
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曰立立者爲之立

號或立爲社或立爲稷或立爲布布猶酺也步也族師祭酺校人祭步所謂布也巫掌其禮酺步布音相近而迥然則道布卽宗布歟祭必有主故因匱主而連及之蠚螟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下之害者也蓋起於周而秦漢因焉寡人布巾疏畫皆黼莊子所謂盛目匱衍巾目文繡匱衍笱也卽盛主之匱覆之目巾亦曰道布寡人共之非司巫之職也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云執之目接神爲有所拂彷拂仿者去凶邪之氣說林訓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俗祭司命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風俗通云俗取新斷織夏至日繫戶亦此類蓋布者鬼號故或執之日接神或繫之日迎神功布道布宗布曹布異而實同也

祭祀藉館司巫其之康成引土虞禮苴實于篚利之而饌於坫上洗之而設於几東說者㠭爲籍祭之物而祭之用藉非徒籍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幘卽肆師之表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㠭藉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其之甸師而師巫共館所謂包匱蕎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其用也重矣春秋楚子入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皆宗廟之器蓋㠭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㠭爲不如是不足㠭感動仁人孝子之心也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於未所㠭通精誠副至意其說近是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㠭爲屏蔽獨韋昭㠭屏爲屏風攝爲要扇說本康成翼㠭木衣布其

形如礪漢之扇也葵則置於牆遂謂宗廟亦然或未聞于古一說薺館蓋糈籍也糈與薺同籍之呂館是爲薺館淮南子曰巫用糈籍中山經曰糈用五種之精離騷注糈精米是也云呂享神似非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糈故靈氣占呂茅巫咸要呂糈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然則精米古用呂卜矣莊子所謂鼓筴播精也播精一作播音所見文選注鼓筴揲蓍播糈卜卦鼓之播之皆卜之之法其法用六六觸爲一握故曰握粟日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糈此卜呂糈之明文合觀眾說非徒享神也祭祀必卜故巫共之算經曰粟從六甲出故六粟爲一圭卜用六者呂此楚辭啟匱探筴注云發匣引籌今之匣古之館也一說糈與貶通說文齋財卜問爲貶古言米爲財故其文或從貝或從米皆呂疋得聲讀若所握粟

猶齊
財也

祭祀守瘞

凡祭祀司巫守瘞注謂祭地祇埋牲玉守之者祭未畢畢則去之鄭志張逸問五嶽血祭山川埋沉不審五嶽當埋否答曰五嶽始於血何嫌不埋則血祭皆埋矣余疋祭山曰庶縣不言埋張逸亦引呂問答曰余疋之文雜不可據呂難周官也校人玉人注皆云祈沈呂馬孔穎達引之作庶沈釋文亦讀祈爲庶九委反集韻作枝云祭山名蓋祈誤爲枝耳邢昺云庶謂埋藏卽大宗伯狸沈之禮孔穎達謂庶非埋郭景純亦云或庶或縣迄無定論康成所謂雜者呂此詩鳬鷺箋云深水外之高有瘞埋之象疏因謂祭川旣沈而復埋之誤矣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

西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沉而自出
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沉而復埋之說乎瘞者禮云瘞繒李
巡謂埋玉則玉帛及牲皆瘞可知孫炎曰旣祭埋之康成謂守
瘞者祭未畢故孔賈皆謂瘞在祭初不在祭末也南山經瘞用
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則
瘞卽瘞審矣中山經曰縣㠭吉玉又曰嬰㠭吉玉則嬰縣皆祭
名祭曰縣埋曰瘞瘞與瘞古文通說文有瘞無瘞徐鉉增之贊矣古有瘞玉有
祭玉祭玉三璋天子巡守宗祀執㠭先焉旣祭藏之不埋廣韻又

作瘞瘞集
韻通作祈

巫降之禮

凡喪事司巫掌巫降之禮康成謂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旣歟

就巫下禡其遺禮蓋人無賢愚皆有魂魄魂魄分去則病盡去
則死故分去則術家有錄人之法盡去則典禮有招魂之義元
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肺者土
之精上爲北斗故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六微旨大論
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
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之謂
禡禡之言彊也彊死能爲神也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
人名巫爲靈子言靈降其身也離騷九歌皆歌其事九歌湘君
兮臯側臯側者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士虞禮設于西北隅屏用席屏與屏同謂西北隅屏隱之處故曰屏側不知神之所在故設於此庶幾歆饗所謂隱思君兮臯側不安失之甚矣禡讀爲傷側真訓曰傷死者其鬼嬈音遶注云善行病祟人楚語曰余左執鬼

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使殤猶下殤所謂巫降之禮蓋如此或曰巫降者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其說誕矣漢司直師丹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而杜業呂爲昔經術惑左道蓋借此呂毀師丹非公論也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男巫望祀旁招呂茅古者禳皆用茅也齊景公爲路寢之臺而鶡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踊上也登也齊人語柏常騫公羊踊於階而閼客柏常騫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鳴當陞布翼伏地而死矣若

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曰方書歲月曰辰及二十有八星之號縣
其巢上則去之未聞築室置茅且去之而已亦未聞殺之也古
有巫鑒鑒屬天官曰治疾病巫屬春官曰事鬼神後世鑒存而
巫廢其術猶傳於人間方士竊之曰役使百鬼柏常騫蓋得其
術者也旣禳鴟而殺之遂欺景公云能益壽而又恐其無徵也
是時鈞星在四心之間地當動柏常騫占而知之遂曰得壽地
且動爲徵苟非晏子知其術洞其情曰折之則必爲漢之文成
五利矣古巫知天道故曰史巫亦曰神士觀天文而知地動得
其術者惟東漢張衡其術不傳而遂絕後之方士學不如張平
子術不及柏常騫敢爲大言曰欺人主皆庸愚誕妄之尤者歟

漢志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極後有四星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鈞狀曰鈞星直